茨威格在中国的接受

张 意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茨威格在中国的接受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真正的接受热潮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一直经久不衰,具体体现在大量茨威格作品被多次翻译成中文,茨威格也因此成为国内出版发行最多的德语作家。从心理分析大师到和平主义者到最终的反法西斯战士,中国读者对茨威格的认识经历了重大转折。茨威格在中国的接受也从翻译介绍、学术研究发展到跨界接受,呈现多元形式。

关键词: 茨威格;接受;心理分析;反法西斯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7)05-0107-07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是继卡夫卡之后 20 世纪翻译最多的德语作家,至今仍属读者最多、各大洲最知名的德语作家之一,其作品已翻译成近六十种语言。在我国,茨威格是出版发行最多的德语作家,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在内的几十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其作品,构成了中国外国文学接受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今年正值茨威格逝世 75 周年,本文借此机会探讨这位作家在中国的接受。

一、最初的接受

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世界》里,提到在他 50 岁(即 1931 年)生日时便已获悉,他的作品已经译成中文。

事实的确如此。早在 1924 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欧洲大战和文学》,便提到茨威格的反战剧本《耶雷米亚》(即《耶利米》),盛赞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战态度:“当别人是在那里描写战争的罪恶,叫读者心醉或愤怒的时候,池外西(即茨威格)却来预言反抗精神之终得胜利,叫人家不要灰心。”然而使中国读者真正了解这位奥地利作家的,则是他的小说和传记作品。1926 年,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分六次在《莽原》杂志连载发表,译者为张定璜。第二年,耿济之把《保姆》(即《家庭女教师》)从俄文译成中文。20 世纪 30 年代,《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马来狂人》分别由孙寒冰和陈占元从英、法文译成中文,这是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的茨威格的中篇小说。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曼·罗兰》,由留法的历史学家杨人楩翻译,那时作者的名字还被译作“刺外格”。由于战乱频仍,硝烟四起,茨威格的作品始终未能广泛传播。

时隔 20 年,茨威格才再度被介绍给中国读者。1957 年,茨威格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由纪琨翻译,发表在《世界文学》,使读书界大为惊喜。读者认为这篇小说如此异样,全然陌生,新颖别致,因而更加引人注意,令人感到兴趣。

之后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中,里尔克、卡夫卡被贬为颓废作家,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逐渐成为被批评的目标,茨威格自然也跟着遭难,被视为颓废文学的主要代表。

二、茨威格热

时运更迭,星移斗转。1978 年 1 月,《世界文学》刊登了叶芳来由俄文翻译的《象棋的故事》,由张玉书根据德文进行校定。读者反映强烈。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年

收稿日期: 2017-03-03

作者简介: 张意,女,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便推出张玉书翻译的《茨威格小说四篇》,除了《象棋的故事》之外,还有《看不见的珍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家庭女教师》。这本小书第一版的发行量便是 10 万册。1982 年张玉书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推出《茨威格小说选》,第二年便再版一次,两版的总发行量为 59500 册。几乎同时,天津百花出版社也推出一部《茨威格小说集》,主编是高中甫和韩耀成,发行量也同样可观。

茨威格的小说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获取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幻莫测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茨威格的小说没有传统小说中那个必不可少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起伏和事件背景全都告诉读者;而是由主人公现身说法,或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敞开心扉,让读者瞥见人物灵魂深处的最幽微最隐秘的角落,感觉到灵魂最精微的震颤。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宵小作祟、恶人暗算、厄运使然;往往是外界的影响激起主人公心里汹涌的波涛,内心的潮涨潮落左右主人公感情的起伏。行动的进退,主要是由于心灵的危机。所有这些都带给中国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茨威格的作品还揭示人性的美奂、丰富、多样、深邃,乃至矛盾冲突,而且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这些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①

一时间茨威格的小说风行一时,短短几年间,读者人数迅猛增长,茨威格热由此产生,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他的小说,其中尤为脍炙人口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马来狂人》《夜色朦胧》《看不见的珍藏》和《象棋的故事》被多次翻译出版。为了纪念茨威格诞生 100 周年,中国有三家出版社先后在 1982 年至 1984 年以不同译名推出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②,其中张玉书的译本《爱与同情》第一次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便高达七万册。随后,各式各样的茨威格小说集和文集也相继问世:1995 年,西安出版社出版高中甫主编的《茨威格小说集》三卷③。1997 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张玉书主编《茨威格小说集》三卷④。1998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高中甫主编的《茨威格文集》七卷集,第一至第三卷为小说,第四、第五卷为传记⑤,第六卷为散文⑥,第七卷为自传《昨日的世界》⑦。2000 年,华夏出版社约请张玉书主编《斯台芬·茨威格集》⑧,包括《茨威格诗集》⑨、诗剧《特西特斯》⑩、长篇小说《爱与同情》、中短篇小说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夜色

① 参见张玉书 1986 年为《德国图书交易周刊》(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撰写的文章《内心生活——陌生世界:谈茨威格在文革后的中国的接受》(Seelenleben-Terra incognita-Die Akzeptanz von Stefan Zweig in China nach der Kulturrevolution),42. Jahrgang, 11. März 1986, 第 704—705 页。

② 《永不安宁的心》于 1982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关耳、望宁;《爱与同情》于 1983 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张玉书;《同情的罪》于 1984 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沉樱。

③ 译者为韩耀成、樊修章、高中甫、潘璐、谢建文等。

④ 这套书的内容是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和主要的中短篇小说,译者为张荣昌、章鹏高、张玉书、赵登荣、司马童。

⑤ 第四卷收录:《三大师》(申文林译)、《与魔鬼搏斗》(潘璐、何世平、郭颖杰译)、《三作家》(申文林、黄代钊、赵乾龙译),第五卷收录:《鹿特丹的埃拉斯姆斯》(刁承俊译)和《麦哲伦》(卫家国等译)。

⑥ 由高中甫、关惠文、樊修章、赵乾龙等翻译,包括《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刘半农译)、《俄罗斯游记》(张黎译)、《书信日记》(安书祉译)。

⑦ 徐友敬等译。

⑧ 斯蒂芬也译作斯台芬。

⑨ 包括《银弦集》《早年的花环》《新的旅程》),译者为祝彦。

⑩ 章鹏高译。

朦胧》①、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②、戏剧《一个人的传奇》《海滨之屋》《狐狸》③、传记《罗曼·罗兰传》④。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茨威格四卷集:《象棋的故事》《心灵的焦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⑤。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茨威格散文》⑥,包括茨威格论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文章、茨威格与弗洛伊德的通信以及茨威格的绝命书。2010年,茨威格中篇小说《昨日之旅》作为单行本在译文出版社出版,《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茨威格》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为帮助中国学生解决阅读原文的难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德汉对照的德语国家文学名篇丛书九卷本⑧,其中收录三本茨威格小说名篇:《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珍藏》《火烧火燎的秘密·里昂的婚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夜色朦胧》(2002年版)和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约瑟夫·富歇》(2006年版)。

接受取决于译文。译者的修养和译文的优劣,决定什么作品在该国得以广泛流传,什么作品很难为读者接受。茨威格在中国之所以能够久盛不衰,与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多年的辛勤劳动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的茨威格接受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翻译高峰之后,针对茨威格的学术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张玉书根据多年教学和科研心得撰写的《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高校许多外国语系科、比较文学系科的学生开始将茨威格作为研究方向。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茨威格研究更是迅猛发展,学术论文数量之多、视角之广都是以前无法媲美的,体现了高层次、建设性的学术探索。

在这基础上,2000年张玉书创办的《文学之路——中德语言文学文化研究》⑨年刊,成为中国日耳曼学者用德文展示他们科研成果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平台,也向国外介绍中国日耳曼学研究成果的现状。该年刊最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后由德国刻尼希斯豪森与诺伊曼(Königshausen & Neumann)出版社负责出版,17年来,已出版17卷,内含中德学者关于茨威格研究的众多成果。

2012年,“国际视野中的斯·茨威格研究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读本》⑩的首发式,“读本”不仅收入茨威格最负盛名的中短篇小说名作,也收入茨威格最富精神品格的传记文学作品《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里奥反抗卡尔文》及《人类群星灿烂时》的节选和茨威格重要散文和书信。

此次大会的文集名为《具有现实意义且深受喜爱——国际视角下的斯蒂芬·茨威格新研究和新接受》⑪,于2015年由德国刻尼希斯豪森及诺

---

① 均为张玉书译。

② 赵蓉恒译。

③ 译者分别为吴秀方、江楠生、林笳。

④ 译者分别为黄冰源、梁晶晶、胡蔚、董岚、欧阳韬。

⑤ 译者为张玉书。

⑥ 主编张玉书,参加此书的译者有张佳珏、绿原、梁建华、朱雁冰、张玉书、潘娟、陈瑛、陈群等。

⑦ 《昨日之旅》又译作《寻觅往昔》。以上两书译者均为张玉书。

⑧ 张意编选,张玉书译。

⑨ 《文学之路》(Literaturstraße)。这份年刊从2000年至2015年得到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的赞助和亚历山大·封·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的支持和帮助。年刊由张玉书(北京大学)、霍·托美(Horst Thomé,斯图加特大学)、卫茂平(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建华(同济大学)、格·布劳恩噶尔特(Georg Braungart,图宾根大学)担任主编,2012年后,张玉书任荣誉主编,冯亚琳、朱建华、魏育青、Gerhard Lauer、Gertrud Rösch为主编。

⑩ 该读本由张玉书主编,张玉书、张意合译。

⑪ 文集德语名称为:“Aktualität und Beliebtheit—Neue Forschung und Rezeption von Stefan Zweig im internationalen Blickwinkel.”主编为张意和以色列茨威格研究权威Mark H. Gelber。

伊曼(Königshausen & Neumann)出版社出版。

三、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

茨威格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欢迎,自然主要归功于他对人物进行的心理分析。按照施尼茨勒的说法,人的心灵是个“广袤的大地”。而茨威格根据深层心理学所描述的人物创作的作品为中国读者展现一个崭新的、陌生的生活:心灵的生活。对此中国读者还很少涉猎。

人们喜欢把使用心理分析的作家称之为意识流派的作家。“意识流”——在德语国家和法国则叫作“内心独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艺术流派。詹姆斯·乔伊斯因为那本长达1500 页的巨著《尤利西斯》被奉为意识流的祖师爷。读者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①一文中,看到茨威格在提到这部作品的一些不同凡响之处后,对此书进行了综合的评述:

> 此书是一块月球上的陨石,头朝下一跤跌进了我们的文坛,是个了不起的壮举,一本空前绝后的奇书,奇幻无比,只许出自这一个人的手笔,这是一个顽强的个人主义者,一个独来独往的天才所进行的英雄主义的试验。没有荷马史诗的特点,丝毫没有。荷马的艺术在于脉络清晰,线条纯净,而这张荧光闪烁的屏幕,反映的是精神冥府,正是由于它画面飞驰而过,才吸引着人们的心灵。

茨威格以独特的语言对这样一种所谓纯意识流的小说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分析,他觉得这是詹姆斯·乔伊斯进行了一次绝无仅有的试验。尽管茨威格使用了相当多褒扬的言辞,但实际上他认为这种作品和文学史上的大师们的名著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茨威格出于表现人们心灵深度的需要才采用心理分析、内心独白这些手法。他不是小说写作技巧的革新者,而是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取得成功者。

茨威格的创作究竟算是哪一家哪一派？他对荷尔德林、托尔斯泰、尼采、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等人的生平和作品都有精到细腻的分析;他认真学习过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司汤达,同时又热衷于翻译维尔哈伦、魏尔兰、保尔·瓦勒里。他研究过尼采的哲学,也接受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对现代派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新,揭露社会的独特手法颇为赞赏。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绝不意味着割断历史、摒弃传统。茨威格作为学者型的作家,有坚实的古典文学底蕴,对歌德有精深的研究。他对歌德推崇备至,他作品里有非常明显的古典文学烙印。

茨威格并没有在表现方法上标新立异。他整个的创作倾向是写实的,离奇晦涩、怪异神秘的东西与他无缘。尽管他写的人物是被生活压成奇形怪状的畸形人,他们的心灵是扭曲的,但是对他们的表达和描述并不古怪亦不荒诞。茨威格在描写人物的伤痕和血泪的同时,对他们的不幸倾注了满腔同情。这就不同于自然主义。而茨威格的作品里有一股激情,在黑暗中有一线光明。在那些人类渣滓身上,他还要去寻找一丁点可以肯定的符合人性的东西。例如《马来狂人》中那位滞留在热带森林之中受欲火煎熬的失足医生。这样一来,在人们的失望之中还有一点希望,在颓丧之余还有丝毫慰藉。这就是他称之为理想主义的东西。

茨威格向我们表明,文艺创作不可能不师法前辈和同辈,问题在于如何广采百家之精华,形成独特的风格。在他的小说中,例如《夜色朦胧》的开头,不仅可以看出印象主义手法的痕迹,甚至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大师的文学宝库。《女人与大地》用久旱之望甘霖的干涸大地,来衬托性饥渴的怀春少女的心情,有明显的象征派的手法。但是故事的完整、情节的安排、诗意的气氛,又可以看出古典大师的影响,合在一起就形成茨威格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四、从小说到传记、从和平主义者到反法西斯战士

支撑茨威格作品宏伟大厦的另一柱石乃是人物传记。在小说译文大量发表之后,中国读者渴望读到茨威格传记作品的心情也日益迫切。1987

① 张玉书主编:《茨威格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率先推出英译中的《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①。199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六大师》,其中包含茨威格的《三大师》和《与恶魔搏斗》,译者黄明嘉。1998年,北京西苑出版社出版袁克秀翻译的《自画像》②、徐畅翻译的《与魔鬼做斗争》③以及姜丽、史行果翻译的《三大师》。

茨威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很多评论家指出茨威格是一位不问政治的人,他自己也表示对政治深恶痛绝,从不关心政治,从不属于任何党派④。这位一直声称自己不是“政治性人物”的作家,由于他在小说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使人误以为他真是一位“不问政治”“只晓风月”的文人。而他的传记作品又使人得出“沉溺往昔”“忽视当前”的印象。可是,一位如此热爱人类、如此重视人性的人,是不可能不关心人类的命运的。当人们在践踏人性的纳粹褐色恐怖统治下失去自我,噤声不语时,作为深爱他们的作家,难道能对他们的痛苦,尤其是他们内心的痛苦无动于衷?

仔细审视茨威格的原话,才发现茨威格说的“政治”和一般人的理解完全不同。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民族主义的狂潮席卷欧洲,交战国双方都视对方为死敌,仇恨情绪弥漫欧洲,德国人更是把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时,茨威格却在撰写他的《三大师》,把当时算是敌对国家的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世界文坛上擅长撰写长篇小说的三位大师,以此表示他反对这场荒谬的大战,抵抗民族主义,不把昨天的朋友视为今天的仇敌的坚定信念。不仅如此,他还创作了取材于圣经故事的剧本《耶利米》,预示了穷兵黩武、嗜血好战的德国军国主义必然灭亡的下场。为此他特地前往苏黎世参加此剧的首演,并且与法国作家同台亮相,表示友谊。1928 年高尔基和苏联政府邀请他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托尔斯泰百岁诞辰盛大庆典,为了能够亲眼观察人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所进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实验,茨威格不顾众人的反对和劝阻,毫不迟疑地欣然应邀前往。

在苏联成立之初能和高尔基成为知交,能把俄罗斯进行的革命称为伟大的革命实践,能在 1928 年便毫无顾忌地访问苏联的人,很难戴上“不问政治”的帽子。

1929 年,《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面世。熟悉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茨威格居然把约瑟夫·富歇作为他的传主,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不断变节,出卖战友,背叛信仰,历经动乱,始终位居要津的权术家、风派人物的事迹由于具有巨大的现实性而令人震惊。茨威格在此书尚未正式发表之前,便在 1928 年 5 月 2 日给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信里这样写道:“描绘一个纯粹政治人物的肖像,他为任何信念效劳,接受任何职位,为所有的主子卖命,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这应该让人看到,并警告人们注意今天和所有时代的政治性人物,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暗示这些‘可用的’、精明狡猾的政治性人物对一切民族和欧洲的危险。”⑤

由此便不难理解茨威格所说的:他不是一个这样的政治性人物。译成中文,成了“不问政治”的人。茨威格之所以为拿破仑手下的警察大臣约瑟夫·富歇作传,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现实的关切。

1931 年 1 月底希特勒上台,不久纳粹便导演了国会纵火案,逮捕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接着取消工会和民主党派。1933 年 5 月 10 日,在柏林洪堡大学门前的广场上,纳粹大学生大举焚烧书籍,马克思、海涅、弗洛伊德、托马斯·曼的书籍均在焚毁之

---

① 即《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个性格平庸的人的肖像》,译者分别为刘微亮、宣树铮、史津海。

② 即《描述自我的三诗人》。

③ 即《与妖魔搏斗》。

④ 参看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版,第 253、238、295 页。

⑤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版,第 233 页。

列,茨威格的作品也未能幸免。听到这个消息,茨威格立刻看出纳粹的罪恶本质。在很多人还对纳粹抱有幻想的时候,茨威格已幡然惊醒。他在 5 月 15 日写信向克劳斯·曼表示,要以他擅长的武器——文学写作,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他坚信:“在艺术表现方面,我们也许有着更坚强的力量。他们(指纳粹分子)也会战斗,这点他们已经证明。所以必须在别的领域,在他们处于劣势的地方打败他们。”①

于是茨威格的写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突然发生一个巨大的转折:创作由小说转向传记。1924—1933 年是茨威格创作的黄金时期,那时他能够静下心来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中去,探幽索隐,写出脍炙人口的小说。而 1933 年以后世界渐渐在战火之中沉沦,茨威格认为自己必须用手中的笔来抵抗那股毁灭性的邪恶力量,使人们惊醒,使人性复苏。茨威格以史为鉴,折射现实,写出几部具有深厚学术功力又尽显卓越才华的历史人物传记。

1933 年动笔,1935 年完成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传》便是投向纳粹的一发炮弹。茨威格之所以决定以这位 16 世纪的苏格兰女王作为他的传主,是因为这位女王的悲剧命运能够揭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伪善面目。

1935 年,日内瓦卡尔文教的牧师让·肖勒致信茨威格,向他介绍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卡斯台利奥如何与宗教改革家卡尔文进行斗争的事迹。这个事迹给茨威格巨大震撼,很快创作出《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里奥反抗卡尔文》。茨威格笔下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卡斯台利奥看到卡尔文采取卑劣伎俩,施行暴力,残杀无辜,感到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公然反抗卡尔文,对他的暴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纳粹凶焰嚣张之时,茨威格写出的这本《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里奥反抗卡尔文》,显然是针对当时现实生活中纳粹的暴行,是一部大义凛然的反对纳粹的政治檄文,显示了茨威格反法西斯斗士的姿态。流亡巴黎的德国作家恩斯特·魏斯在1936 年 5 月 25 日写信给茨威格,热情洋溢地称赞他的新作《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里奥反抗卡尔文》:“亲爱的朋友……您的勇气真是惊人……您完成了一部巨著。您命中了反对派,把他们都抓住了,……这样的书必然不朽,因为它们的题材是不朽的……我衷心地向您致意!”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全球的时候,茨威格终于创作出他辞世前的两部力作:小说《象棋的故事》和回忆录《昨日世界》,它们都是作者投向纳粹的犀利武器,而《昨日世界》更是剑锋直指希特勒,不啻一份反对纳粹的檄文。

茨威格希望借历史警示后人,最终达到抗暴和反法西斯目的。这个被人认为不问政治,不擅战斗的作家最终完成了他从和平主义者向反法西斯战士的转变。

五、结　语

近年来,茨威格的作品又有新版翻译面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巴西:未来之国》③,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2012 年、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相继推出《人类星光灿烂时》《巴尔扎克传》《昨日世界》和《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即《玛丽·安托瓦内特传——一个性格平庸的人的肖像》)④,2015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新版《茨威格文集》⑤。

为纪念茨威格逝世 75 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茨威格小说全集》四卷⑥,包括茨威格的全部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和两

①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第 315 页。

②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第 355 页。

③ 于 2012 年由樊星从葡萄牙语翻译成中文,并经过德语原文的校对。

④ 译者均为张玉书。

⑤ 套装全三卷,包括茨威格十三部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以及新版《三大师》,译者均为张玉书。

⑥ 张玉书主编。

部遗著:小说《幻梦迷离》和《克拉丽莎》,其中的《克拉丽莎》为国内首部中译本。

茨威格介绍到中国之初,读者对茨威格的生平及其作品都知之甚少。几十年来,茨威格热在中国长盛不衰,激励译者们竞相翻译他的作品,学者们撰写学术评论。越来越多的读者被茨威格作品中展现的厚重的人性,对女性的敬意,人的内心世界的幽深曲折、语言的优美平实和浓郁诗意所折服,对作者本人的理解也逐渐从肤浅到深刻,从片面到全面。

茨威格在中国的翻译状况已经显示了他在中国深受喜爱的程度,而对他的接受还不仅体现在翻译和学术研究上,他的作品近年来还受到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他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这种跨界的接受使茨威格作品成为具有感召力的文化元素,达到接受美学的更高境界,形成新世纪茨威格热和接受新特点。

时代在改变,读者在改变。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获得阅读的快感,还希望得到鼓舞,吸取力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参与。这时的接受更主动、更深邃、更有创造性,也更持久、更有生命力。

在纪念茨威格逝世十周年时,托马斯·曼这样评价斯蒂芬·茨威格:"德国文学一向不大受到欢迎,不如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也许从埃拉斯姆斯的时候起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作家像斯蒂芬·茨威格这样遐迩闻名。但是没有一个人这样举世闻名,却会像他这样虚心,这样腼腆,这样谦卑地接受这一荣誉。"①我们今天谨以此文纪念这位遐迩闻名但却虚怀若谷的大师斯蒂芬·茨威格逝世75周年。

The Acceptance of Stefan Zweig in China

Zh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the acceptance of the Austrian writer Stefan Zweig in various periods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Zweig's acceptance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social changes mad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for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which started in 1979, Zweig's acceptance in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Zweig's acceptance has been accompanied with the intensiv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the research of his work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spects, and the adaption of his works in different forms. Meanwhile, the Chinese readers have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tefan Zweig and his works.

Key words: Stefan Zweig (茨威格), acceptance, psychoanalysis, anti-Fascist

(本栏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汉斯·阿伦斯主编:《伟大的欧洲人斯蒂芬·茨威格》,Fischer 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7—188 页。